

# 現代文學的評論與研究

## ◎許俊雅

一九九六年夾雜於九五、九七年之間，本身就是一個相當尷尬的年份。九五年是台灣光復五十周年、馬關割台一百周年，九七年是二二八事件五十周年忌、香港面臨九七關口。唯獨九六年不是贏家通吃的年份。一個較明顯的事件，是三月份在內憂外患下舉行的總統民選，中共三番兩次試射導彈，進行軍事武裝演習，果然達到搗蛋的效果，股市大挫，移民人數倍增，經濟衰頹，建築業停滯，在飽受驚嚇之餘，諸多行業呈現衰退狀態，出版業亦不例外，就文學界來說，也是低迷慘淡的一年，「文學已死？」、「小說已死？」、「作家嚴重缺貨」、「副刊崩盤」（停刊、篇幅縮水）、人文藝術雜誌相繼停刊（《當代》、《島嶼邊緣》、《誠品閱讀》、《雄獅美術》、《音樂巨匠》等），種種不利文壇的現象，令人心悸黯然。

然而仍有人依舊為理想努力，讓熱情繼續燃燒，各種文類的嘗試如雨後春筍相繼冒出，顯示世紀末的台灣現代文學有它不能輕忽之處，背後代表的也是文學評論發展趨勢，兩者間相互推波助瀾。本文擬就一般報紙雜誌之評述（尤其以書評為常態），和學術會議、期刊上發表的研究論文（含個人論文集）及學位論文，做一抽絲剝繭、執簡馭繁的

概況介紹。如就論述焦點來看，大抵集中於情欲文學、同志論述、成長文學、旅遊文學、網路文學……之研探，而日據時代文學作家、作品的研討，並不如想像中之多，當代文學仍較為現代人關注，當然閱讀這些評論，最麻煩的是，如果你對馬克思主義、精神分析、解構主義、符號學、現象學、女性主義、後現代主義、後殖民主義等歐陸思潮不了解，就很難進入這些評論的精髓，對於新世代評論之作尤然；而不了解文學批評者意識型態光譜，同樣難以了解其批評行為。對文學的理解與批評模式，歷經西風襲捲、社會文化大變動、文學本身不斷變異發展之後，批評家與作家彼此也在理解與誤解之間摸索。批評之難為、難讀，在九六年更明顯看出。

### 輕、速、短、小之必要

文學評論固不限於書評、書介，但台灣現代文學之評論，仍普遍出現在報紙上之書評，相對於學院傾向的文學評論，這些書評必須輕、速、短、小，方能在弱勢文學、冷門文學批評的環境下生存。台灣文學評論者，一直是跟報紙編輯生態抗爭（如字數之限制、迎合讀者口味、市場需要等），評論者大部分均具備專業知識與批評訓練素養，努力在短小篇幅內評估引介。但面臨廣大不

可預知的讀者羣，作者、評者和讀者之間，不可避免陷入預期性的心態，嚴肅厚重的評論文字盡量隱形（太枯燥了、不易閱讀），文長不超過二千字，在資本社會、商業體制的壓力下，生產機制勢必隨著調整，書評固不可免。創造消費／閱讀行為乃為優先考慮，菁英文化退居，庶民之道遂為重新思考之方。《中國時報》開卷版、《聯合報》讀書人之書評者，幾皆以邀稿為主，每位撰稿者大多有大刀闊斧被刪或自刪文稿之經驗，批評只能藉助於此一零碎而邊緣的戰鬥，不能酣暢淋漓，闡述內容隱微之處，正是書評家無奈又無法改變的傳媒生態。真正的批評任務仍得借助於學術刊物、學術會議。

九六年較受青睞的文學作品，書出版未久，立即得到批評回應的，如：李黎《晴天筆記》、簡嫚《女兒紅》、龍應台《乾杯吧，托瑪斯曼》、楊牧《亭午之鷹》、廖鴻基《討海人》、鄭寶娟《遠方的戰爭》、張大春《撒謊的信徒》、紀大偉《膜》、邱妙津《蒙馬特遺書》、陳雪《夢遊一九九四》、羊忽《百年孤寂的台灣民主國》、董啟章《安卓珍尼》、吳繼文《世紀末少年愛讀本》、賴香吟《散步到他方》、楊照《迷路的詩》、凌拂《食野之萃》、張小虹《自戀女人》等等。這些書評或因

文化商品屬性、「小而省」的編輯生態等歷史階段必然的斷傷，使得批評之策略、立場、精神，不免有「消費指南」之嫌，對原作精華之挖掘揄揚，或揭其伏藏之缺失，由於這種種因素干擾，遂難周延評析。但此一評析，少用艱深術語，對廣大的一般讀者具有文學傳播和文學教育之功能，對讀者文學品味之提昇、作品理解能力之提高，有其良性指引功效。這樣的現象不僅見諸於九六年，未來這幾年仍將沿此轍痕運轉吧！

### 情欲自主之必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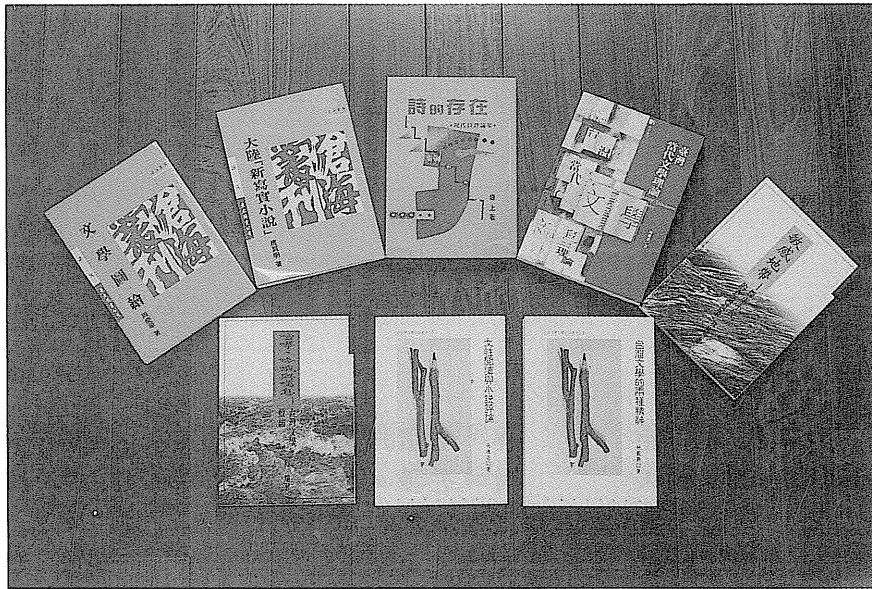
台灣是個不斷讓人發出驚嘆號的島嶼，它充滿了各種豐富的可能性。如果將九六年的文學作品與其前之作相較，不能不令人有恍如隔世之感，不僅寫作題材驚世駭俗，創作手法也屢屢吹奏出激越獨特的音階。當然，隨著時代的變化遞嬗，某一類文體的需要量增加，如果外在條件也成熟，必然文壇上充滿開疆拓土的色彩，情色文學、成長文學、旅遊文學、網路文學……之生發，評者同時亦扮演了誘導之角色，編輯審稿及徵文評審過程，廣義來說，也是文學批評的具體作為，其美學判斷的結果，往往無形中廣邀創作者循其路向走去，九六年的徵文得獎作品具現了此一成績。作品、批評，你來我往，相互效應，九

六年創作題材之特殊，評者大致也肯定了科技的日新月異，社會變遷帶來的人的異化，隨之而來的孤獨、恐懼、空虛、失落和幻滅，勢必要改變傳統的書寫行爲、解讀形態，新的思維、新的方法正不斷被提出，復被顛覆。台灣現代文學接受世界影響的速度與程度，自頗令人毛骨悚然，因之詮釋現代文學之方法與手法，絕非昔日之景，這在外文系學者或新世代評論者尤爲明顯，一般人很難進入其評論精髓。孟樊在〈台灣新生代評論家論〉謂「王浩威受到拉岡學說的影響及其後殖民論述的評介文字，林耀德對於巴爾特『本文說』的演義與實踐，孟樊援引的詹明信說法及其對後現代主義、女性主義等主題的論述，楊照的後殖民論述及意識形態批評、路況借用德希達、傅柯、拉岡等學說的評論。」九六年，除林耀德不幸英年早逝，這些新世代評論家也仍是媒體寵兒，是評論界的明星人物，雜誌、座談會、論文發表會上時見其蹤影。相對學院的保守、寂寥，他們所能發揮的影響力顯然更大。

有關情欲書寫，自九六年初舉辦情色文學研討會（詳後），論者普遍認爲不宜以傳統男尊女卑一元化觀點來看待情欲、性別書寫。一個文化多元、性別多樣而倫理觀念獨立又相互寬容的世

界，這樣的聲音召喚，正努力向禁梏掙脫、迸發。隨著台灣女性主義運動者的推動（她們同時也是優秀的女性文藝評論者，如張小虹、何春蕪、李元貞、林芳玫、劉毓秀、宋美瑋、顧燕翎等），她們企圖將男女二元對立中「等級關係」轉換成「差異關係」，把對女性之支持延伸到對同性戀的關懷。九六年的同性戀文學雖然不是很多，但每本作品都引起注目，書寫、評論都前仆後繼以各自不同的姿態翩然登上舞台，許佑生《男婚男嫁》、《同志族譜》等作品、吳繼文《世紀末少年愛讀本》、陳雪《夢遊一九九四》、紀大偉《膜》等，真誠探測生命與情欲複雜之面相。同志書寫之藝術空間亦較諸過去增加許多，因評論者有不少人本身即書寫作者，批評重點，大致出於新價值的訴求，意圖改變主流社會對性別的價值觀。

在情欲方面的評述，王德威〈沒有晚清，何來五四？——被壓抑的現代性〉及〈中國文學的現代「性」之路——晚清及五四小說的情欲想像〉二文，爲條理清晰之精彩力作。我們忍不住要驚嘆晚清對情欲之開拓，又匆促收煞之可惜，但也暗喜或許十年後重審兩岸三地文學時，台灣這一波「情色文學」之論述與書寫，將是一個有朝氣與銳氣的特色。



九六年評論性著作雖然不是很多，但仍有佳作。

## 文類混合之必要

面對一個多元化、聲光媒體化的嶄新時空，現代人無可避免的都必須重新調整自己的認知方式，以革命性的視野和聽覺去感悟一個全新的世界。幾年前義大利作家卡爾維諾《看不見的城市》暢銷台灣，很多人驚訝於小說原來也可以這樣寫——像本活頁的散文。大大轉變「散文是一切文類之母」，而小說既已獨立出去即不可寫得像散文之說，我們看到爾後多項散文徵獎，即以小說筆法書寫，甚且勇奪首獎。九六年最佳文學獎，簡媜在自序中招認《女兒紅》是「小說與散文的混血」，楊牧《亭午之鷹》是散文亦是散文詩，散文像小說、小說像論述。報導文學又兼具小說、散文之意味，批評家對此並無微言或告誡，顯然最好的藝術，無需以各種理論束縛之，亦束縛不了。

## 現代文學上網路

由於資訊時代的來臨，各種媒體相互激盪沖擊。網際網路以銳不可當的姿

態，君臨各角落，諸多傳統行業都不及趕搭這股熱潮，原有的產銷型態產生不同程度的變革，文學上網路，展現其新貌，便是一個明顯的例子，文學批評對此有敏感之回應，對此現象和意義亦有所反省檢討。楊照〈身分與故事〉，對網路匿名文化之批評，即引起網路使用者的激烈回應。也有學者（如須文蔚）從文學傳播觀點認為，網路帶來新人類、新文學創作人口社羣、新閱讀習慣，文學副刊跨足網路正是其必要時刻。邁過九六年，網路文學或許將提供更多相關寫作與藝文討論空間。

## 旅行寫作成形

旅遊文學是否會形成一個新興的文類？雖然在九七年仍很難確定，但其帶動新的寫作空間，為當代女性作家開闢一新的寫作領域，卻是可以預知的。九六年九月，民生報、商周文化主辦了「旅行與寫作」座談會，暢談從旅行到寫作的心得，主講者三位都是女性，從實際現象來看，以旅遊為寫作題材的作家，也的確以女性佔多數。十月，城邦

出版集團成立，詹宏志即表示將新開馬可波羅出版社，以旅遊史與旅遊文學為主要出版路線。九六年的文學批評，其注目眼光不離此範疇，如李瑞騰〈呼喚天地的英氣與俠骨——台灣女子邊陲中國的旅行寫作〉、〈見證廣袤天地〉、郜瑩〈在雪地裏奮力前行——我讀徐力羣《邊陲中國》〉、王家祥〈鯨骨之海的女子——評梁琴霞《航海日記》〉、林政華〈熔文學、歷史和冒險於一爐的上乘遊記（陳佩周《馬雅探險手記》）〉、愛亞〈飛越旅行的版圖（孫瑋芒《夢幻的邀請》）〉、陳文芬〈郜瑩發表三本「少數民族風情錄」〉、徐開塵〈旅蹤千里，馳筆成書——王宣一、廖和海、謝佳勳暢談從旅行到寫作的心情轉折〉、羅強〈旅遊文學大放異彩〉等。如果觀照余秋雨《文化苦旅》銷售佳績，及九六年余氏來台所造成的轟動，旅遊書、旅遊文評在九七年或將引發另一波的革命，絕不會自此偃旗息鼓。

綜觀九六年現代文學評論，雖然批評界人才濟濟，但經常撰文品評的似乎仍是那麼一些人，令人感佩的是早已馳譽文壇的前輩作家葉石濤，除了創作，還大量整理、翻譯日據時期的文學資料，準備出版《台灣文學入門》，評述活動相當積極。不似若干兼擅文學評論

的作家，跨行電視、廣播，無形中其文學創作或文學評論之空間、時間被壓縮，令人焦急浩嘆。另外，在實際批評中，雖然散文作品遠較小說為多，但從事小說研究、批評的人顯然較多，散文批評則顯得冷清蕭條。做為文學傳統發展中最久的一個重要文類，散文普遍未受批評家青睞，或因散文不易描繪，卻便於欣賞之特質，使批評不好言說，此一現象也許仍將持續下去。

### 現代文學會議與學位論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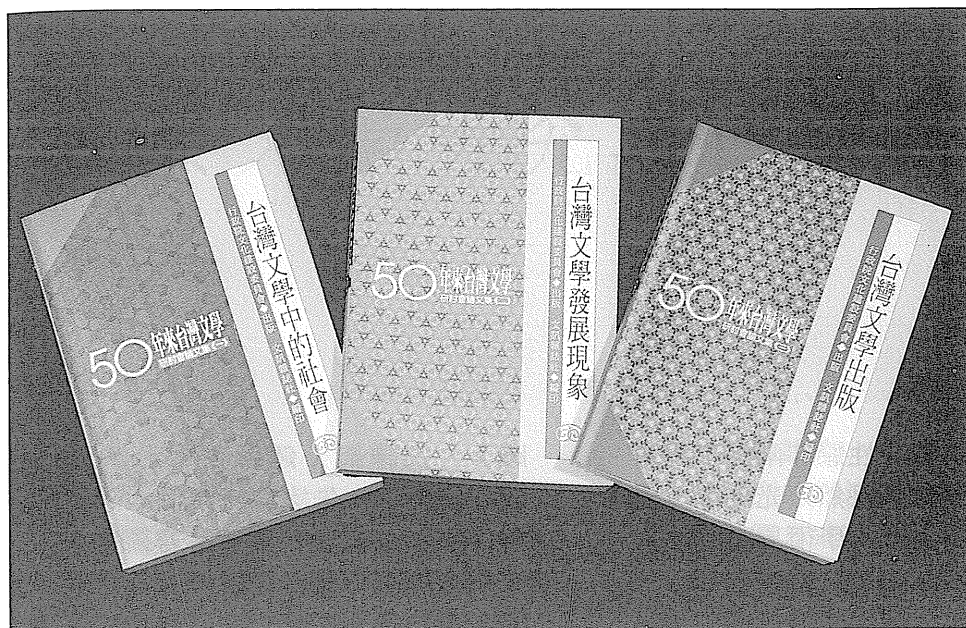
戰後台灣現代文學的研究，尤其自八〇年代以來，研究風氣日漸蓬勃，陸續舉辦了為數不少的研討會。文訊雜誌社在一〇一號曾整理過近十年來有關現代文學會議目錄，自民國七十三年六月至八十三年一月，凡舉辦了三十六場，如果加上這一、兩年的學術研討會，可說已達五十場以上。較諸七〇年代以前的情況，實恍若隔世。有關台灣現代文學的研究漸掀起熱潮，這對長久以來偏重古典文學的現象而言，是突破也是創新，特別值得吾人不斷推進。

一九九六年台灣現代文學學術研討會舉行的情形，略述如下：元月廿日由文建會策畫，文訊雜誌社主辦、佛光大學籌備處協辦「台灣文學出版研討會」，從多面角度探討文學與其生產機

制運作之關係、影響，及書評制度在文學上扮演之角色、文人籌組的文學出版社對文學發展的重要性等，尤其呂應鐘最後的觀察報告，提到文學可能朝向光碟和網路上發展流通的觀點，衡諸報紙副刊登載文學之篇幅日愈縮小及廢副刊之情形來看，網路文學之興起，也確為九六年熱門之話題。同月廿七日，中國青年寫作協會主辦「一九九六當代台灣情色文學研討會」，議題展現空間有相當大的突破，針對文學中受到物質文明影響後所呈現的兩性關係、婚戀態度，進行超越當代禁忌之檢討、反省，並以文藝社會學、女性主義觀點、文本分析等角度，重新思考當代「性」道德、愛情觀與世界觀的演變，反映了新世代作家對情欲自主思維的辯證。他們以一種情色溺想的駭俗方式，挑戰讀者的視覺及閱讀成規。此中怪誕詭異、嗜血書寫之情節，尤令舊世代倍感焦慮不安。然則九六年的台灣文學確已大膽突破情色禁區，情色議題成為最熱門的文化課題，在各種媒體和創作文本裏正廣泛被討論、被閱讀。該年度六月，《聯合文學》即策畫了「大對談」，邀請了在情欲書寫領域中卓然有名的作者、學者，深入討論情欲書寫景況及彼此各自不同的觀點。經過九六年此仆彼起，不斷的對話中，雖仍有人氣急敗壞、驚駭咆哮

這類情欲書寫的作品（或得獎之作），但在台灣當前的社會文化中，事實上，它已經累積了一股不可忽視的強大力量，新的書寫範疇也就水到渠成，隨之而來的陰性書寫、同志書寫、性別書寫……等，固然也就備受矚目。因之同性戀、雙性戀、戀物癖、肛交等被視為畸形的戀情，漸浮現檯面；有關父親、母親形象的塑造、探討，也成為論述焦點，因這類角色形象在情欲中有其一定的撞擊力量，《聯合文學》八月號的「八、八：父親／父親學」專輯，就從各方面探討父親，在報紙或雜誌上，亦有若干相關文章，如〈現代童書中的新父親角色〉（柯倩華）、〈想像她／否定她／要她不說話——中文作家筆下的母親形象〉（平路）、〈以父為名——當代小說裡的父親〉（梅家玲）、〈因父愛而偉大——童書中的爸爸〉（徐淑卿）、〈沒有曬出的底片——豐子愷筆下的母親坐像〉（丘嶽）等等。

九六年三月，中國婦女寫作協會與國立國光劇團舉辦了「婦女與台灣文藝發展」，四月由台大外文系舉行「慾望新地圖：文學、文化與性慾取向研討會」，主題包括「文學中的欲望書寫」、「同志運動／論述在台灣」等；台灣師大國文系與人文中心合辦「台灣文學與社會」，會議主題以作品與文學



「五十年來台灣文學研討會」結集成三本論文集。

思潮、文學現象及社會政治互動等為課題，就作品涉及的生活層面、時代面貌、社會變遷等意義來看，尤顯重要。五月由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舉行「文學、認同與主體性」文學會議，討論種族、性別、階級與文化政治問題；中正大學中文系與語言文學研究中心合辦「台灣文學與生態環境」；《幼獅文藝》主辦「關於年輕人的文學及藝術」；淡江大學中文系舉辦「近、現代中國文學與文學變遷」；文建會主辦、中國時報人間副刊承辦「張愛玲國際研討會」；六月由中央日報主辦「百年來中國文學學術研討會」；十月新竹縣立文化中心與客家公共事物協會舉辦「吳濁流學術研討會」；十一月底由文建會主辦、聯合文學承辦「呂赫若文學會議」，諸多會議之舉行，一定程度提升了國內對現當代文學研究的水準。尤其焦點集中的學術研討會，其涵蓋面集中，對話有交集，議題也能就過去未注意者，加以挖掘，進行重新審視、檢

討。（雖然研討時間總是倉促了些。）

當然九六年文學會議以個人為探討對象者，背後多少有其實際考量。張愛玲的過世，加上恰巧事前即著手籌備的張愛玲研討會，使得張愛玲風潮持久好長一段時日，雜誌、報紙上有關張愛玲的論述突然多了起來。呂赫若小說全集在九五年榮獲三座年度十大好書，挾其日據作家身分及第一才子之稱譽，確有其賣點。吳濁流則因逢其逝世二十周年紀念，加上新竹縣立文化中心有意為闢建「吳濁流紀念館」，因此有關吳濁流文學之論述，九六年又喚起了注意力。撇開文學會議不談，早逝作家林耀德亦是九六年風雲人物，他以光的速度，火的熱度，寫下了相當多的作品，各文類皆有突出表現，眾人疼惜他的英年早逝，整理、研析其文學作品者不在少數。

九〇年代原本即是性別議題討論最熱烈的年代。九五年的性別論戰延燒到九六年，「亞洲性學會議」、「性教

育、性學、性別暨同性戀」兩場不同意識的型態的研討會，果然刀光劍影，互抓辮子，為平靜出奇的學術界多少注入一些活力。

關於九六年台灣現代文學博碩士論文，作者及論文題目如下：戴寶珠《「笠詩社」作品集團性之考察》、朱芳玲《論六、七〇年代台灣留學生文學的原型》、林積萍《「現代文學」研究——文學雜誌的向量新探究》、何永慶《七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研究》、王若萍《一個反支配論述的形成——七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的論述與形構》、黃千芳《台灣當代女性小說中的女性處境》、丁鳳珍《台灣日據時期短篇小說中的女性角色》、蔡其昌《戰後台灣文學發展與國家角色》、周慶華《台灣光復以來文學理論研究》、陳丹橘《戰後台灣農民小說的類型演變》、石弘毅《台灣小說中農民形象的歷史考察》、王韻如《許地山其人其文——一個台灣觀點的考察》、曾進豐《周夢蝶及其詩作之研究》、陳錦玉《紮根泥土的生命之花——洪醒夫及其文學研究》、李癸雲《詩和現實的辯證——蘇紹連、馮青、簡政珍研究》、羅尤莉《鍾理和文學中的原鄉與鄉土》、劉叔慧《華麗的修行——朱天文的文學實

踐》、張謙繼《鍾肇政「台灣人三部曲」研究》、朱家慧《兩個太陽下的台灣作家——龍瑛宗與呂赫若研究》、于手勇《決戰時期台灣的日人作家與「皇民文學」》、梁明雄《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運動研究》等。有關鄉土文學詩戰、女性、農民角色及個別作家為九六年學位論文重心，日據台灣文學並非大宗，目前有人以為現代文學研究，多關注日據時代並崇尚寫實主義，漠視了在代更貼近的文學，亦是賤今貴古心態。從有關朱天文、簡政珍、蘇紹連、洪醒夫、周夢蝶個別類型作家之研究，此一誤解不攻自破。唯學院中研究論文，對邊陲文類之發展似仍不夠關注，此一領域亟待開掘。

年度觀察報告，事實上是從繽紛變雜的萬象中，做一化繁為簡的功夫。雖是浮光掠影的鳥瞰，但亦可約略顯示其中的多樣與繁複面貌，以及蓬勃盎然的邊緣文學發展，正如文評方法的多元化、思維的多向度模式日益成熟。衷心期待在這光怪陸離又近在咫尺的現代，有心的批評家，能自文化、社會、心理學等各種不同角度，全面解釋作家所留下的文本，使台灣現代文學自身的價值與意義更為豐實，九七年的現代文學評論與研究有更璀璨的發展。